

重校刻平津館叢書

第

集



尚書考異卷第五

周官

旌德梅鶯

此篇因周禮一書劉歆欲與古文尚書同立學官而河間獻王所得止五篇冬官雖亡不知其實蓋散亂於五官之中實未全亡顧乃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之缺東晉時人窺見此意特作周官一篇以示後世使知冬官不亡之意又見三公三孤與三公三少相當而無當於六官故首言公孤以示後人使知公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兼官之意其後戒勅之語不過故爲訓體而欲人默識此意於言語文字之外此其

尚書考異五

一

作書之本意也不然則豕宰掌邦治以下五條皆依傍周禮原文獨司空一條改作掌邦土云云以示人皆紊入司徒一官之中所當取出易置之意哉雖然晉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堯典司徒之職敬敷五教而已而大雅乃召司徒縮板以載則周之先王蓋又使之董治官室者矣況孤位雖當公之下然遍考經中殊無三孤之效則直以當古之三少吾亦未敢以爲必然也其辨詳見於後

惟周公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蔡仲之命及此篇皆惟周公發端置成王於何地哉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昭乎哉言也以周公而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亦若舜攝位之事不知周公初未嘗承王命汝陟帝位之言亦未嘗有受終文祖之事一旦而即行帝舜攝位之所爲則其餘不足觀也已武王崩流言興公避居東土三年則吾聞之矣曰巡狩侯甸者此妄說也作詩貽王迎公以歸奉王命大誥于征伐殷蠹其後命魯公伐淮夷則吾讀之矣曰四征不庭者又妄說也六服與周禮九服不同也近者先承德也宗周鎬京也歸者周公歸也董正治事之六官孔穎達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大言之耳

按古又周

尚書考異五

二

官云惟周王而爲言惟周公蓋據誤本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詩惟大猷是經老子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此言帝王職官

堯典曰若稽古又曰允釐百工孔安國傳工官又平章百姓孔安國傳亦曰百姓百官可見建官惟百之言與孔傳脗合而古文與傳同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於是大禹謨亦曰率百官若帝之初堯典納于百

揆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咨十有二牧又曰日觀四岳
羣牧班瑞于羣后巡狩肆覲東后南后西后北后五
載之後羣后四朝而不言百官也是其官亦不但以
百計矣而以百工百姓之言遂以惟百爲唐虞建百
之數論特未定非成王周公之言殆東晉人之言也
堯典庶績成熙易萬國咸寧夏商官倍謂二百也亦
無明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康誥乃非
德用文今文有立政篇文王世子惟其人曰三
今子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
訓迪厥官

尚書考異五

三

金縢予小子新命于先王多方云祗告爾命又克勤
乃事呂刑以教祗德又曰罔不惟德之勤無逸非天
攸若梓材王啓監盤庚汝罔能迪又曰迪高后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

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

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

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卿

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

纁大夫乘墨車司常玉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旟

大夫士建物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

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
卿執羔大夫鴈孤卿大夫以三耦相孤卿大夫之灋
儀司士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
上孤卿特揖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不眡朝則
霽於三公及孤卿弁師及孤卿大夫之冕小司寇三
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
三槐三公位焉賈子曰昔者成王幼在繼抱之中召
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
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
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尚書考異五

四

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
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
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
而喻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今按周禮孤廁於三公之
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
數而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則正用賈生保傅之篇而特改三少
之少字當周禮之孤字耳蓋周官一篇全是約周禮
一書而成之周禮三公及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

之兼官也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領冢宰延及宣王之世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猶率舊也蓋得其人可以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以兼則直虛其位不輕任也故周禮一書於公孤不言所掌不詳所統因服位儀等而偶道及之耳作古文者亦窺見此意故首爲周禮分疏以三公三孤先言之於六卿之上其義如此王制鄭注三公之田三又曰王爲三孤之田則三公三孤蓋用鄭注也考工記坐而論道冢宰以經邦國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王制鄭氏注云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班固燕然山銘曰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大禹謨以弼五教

尚書考異五

五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孔穎達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六典六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元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

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
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周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
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
按所引尚書正義非元文舊用
己意增竄之也以下各條放此今按孔穎達首數語
深得晉人作書本意蔡沈所不及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
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
教官府以擾萬民鄭元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
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
之人民使大小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

尚書考異五

六

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
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
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
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
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
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
元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
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之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

百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尚書考異五

七

以佐王平邦國大宰職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按其職掌九伐之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司寇掌邦禁誅姦懲刑暴亂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誅四方大宰職云五日刑典以誅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馬融云誅猶

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
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
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
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
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正義曰周禮冬官亡今補之曰乃立冬官司空使帥

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按此增竄
廿四字非

小宰職云

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
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
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旣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

尚書考異五

八

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
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
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
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
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愚按古文改宗伯之統百官入冢宰其意蓋以百官
惟天官得以統之而不知惟禮可以爲國古人又曰
禮之立國與天命敵故聯屬總統正宗伯之職也若
冢宰之治官府則統之之意已在其中矣況經於天
官地官獨以官府異之宗伯以下方皆言百官晉人
不知精微之義誠妄改也司寇亦改邦國百官萬民

而曰詰姦懲刑暴亂者以見明慎用獄之意不淫刑以逞也殊不知流放竄殛皆在朝之臣列也弄兵潢池皆萬民之赤子也姦慝暴亂謂非吾之百官兆民之不職者而何於此見聖人之作周禮有下車泣罪之誼有反躬自責之仁而僞書之妄改者不過申韓之慘覈張杜之深文耳可不戒哉司空不曰邦事而曰邦土曰居四民時地利者其意欲蒐其紊於司徒者而復還之於司空之篇也孔疏以爲出於王制取諸管氏書者得之其曰四民之居明是出於管子之書無疑然不知周之先公先王命官之制其所沿革大抵多與古昔有不盡同如乃召司空其繩則直而召之也乃召司徒縮板以載而召之也柰何欲以虞之五教改易周之十二教又謂司徒之官職專教民者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禮曰設官分職又使帥其屬以佐王今變之曰以倡九牧南風之歌可以阜吾民之財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大行人周制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時巡者又用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也考制度于四岳如虞帝巡狩然也頌曰敷天之下哀時之對又曰式序在

位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酒誥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泰誓又云我西土君子
詩敬爾在公漢書劉向傳上封事引易曰渙汗其大
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
時而反是反汗也又日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後漢書胡廣傳政令惟汗往而不
反文六年史駢曰以私害公漢書賈捐之薦揚興曰
狗公絕私則尹翁歸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
尚書考異五

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忿忽荒政不學
牆面莅事惟煩

論語好古敏以求之襄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
後入政此五句用其意昭六年叔向曰昔先生議事
以制不爲刑辟此句匪略也因有先王二字故也所
謂蒐羅已甚者也秦始皇本紀事不師古孟子作之
師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小不忍則亂大謀孟子
及是時明其政刑又及是時盤樂怠敖論語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說命禮煩則亂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

詩皇父卿士漢光武云有志者事竟成老子曰勤而行之易曰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古語斷而必行鬼神避之詩無有後報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

天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約二書之旨以成辭誠亦妙矣故襄三十年君子曰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信之謂

尚書考異五

十一

也杜注逸詩晉人見詩無此二句遂攘取以爲書作德承恭儉言作僞承聲音笑貌僞爲之恭儉言孟子言恭則能以禮接下不驕也儉則取民有制不侈也禮接下取有制則心逸而日見休美矣實驕而僞爲不驕實侈而僞爲不侈蓋遮籠絡其心焦然不寧則日見其拙敗矣老子曰吾有三寶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老子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又曰寵爲下得之若驚又曰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其句法有日多易必多難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又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一則以三難字牽連用之一則以四病字牽連用之老子之句法多如是而此亦以三畏字牽連用之二畏一句又見呂刑雖畏勿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庖

劉向封事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又曰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左傳狐突曰服其身則衣之純庖涼冬殺梁餘子養曰不獲而庖命可知矣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荀子仲尼篇曰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

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上文罔後艱即無後患之謂按周官全是節寫荀卿此章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詩三事大夫今用詩人之言而增暨字於其間蓋以三事兼言三公三孤之事也大夫者上大夫六卿也蔡傳以爲即立政之三事者非也豈有近舍公孤而

遠及於立政任人準夫牧之三事邪且六卿分職均舉而至此則單舉任人準夫牧亦非文體矣蓋蔡沈徒知三事之出於立政而不知三事大夫一句則全取諸詩而非取諸立政則思慮豈不到此哉先入之說爲主故蔽鋼而不悟耳顧命曰其能而亂四方洛誥亂爲四方新辟詩以佐戎辟今改佐爲佑改戎爲乃文侯之命永綏在位惠康小民今改惠爲永改小爲兆中庸近之則不厭詩在此無數

君陳

鄭康成云君陳周公之子不知何所據鄭公博極羣書必有據也果如此言則君陳以子繼周公之後而

尚書考異五

三

畢公以叔父繼君陳之後其序紊矣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國語單襄公曰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論語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今作克施左定四年祝佗謂萇宏曰以尹天下臯陶謨敬哉有土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今余命爾環茲率

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母忝乃舊敬之哉母廢朕命茲率卽左傳茲率字但易典字爲厥常酒誥聰聽祖考之尋訓康誥用康父民堯典有能俾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刑曰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大禹謨曰至誠感神僖五年官之竒言周書又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其上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下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卽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然則其所謂我聞者曷聞也聞諸官之竒而已湯誓爾尚輔子一人多方爾尚宅爾宅君牙又

尚書考異五

十四

曰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臯陶謨予思日孜孜康誥無康好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緇衣君陳云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鄭氏曰克能也由用也尚書無己字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聖人也豈有不引書云而攘以爲己吐哉以此觀之一節之中但爾其戒哉一句乃晉人杜撰以承上接下餘皆蒐與

襲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則繹

老子曰圖難於其易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無則繹二字孟子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
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則繹之謂也論語繹之爲貴立
政克由繹之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但后字皆作
君斯字作此無臣人咸若時一句而未句增是字臯
陶謨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尚書考異五

五

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
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篇內凡言周公訓者三康誥宏于天又乃服惟宏王
洪範曰無有作威荀子曰寬而不慢左傳曰政寬則
民慢慢則濟之以猛立政率惟謀從容德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

禮文王世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
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

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
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故乃明于刑之中惟良
折獄罔非在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無逸非天攸若又曰非民攸訓左傳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史記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又三字接
連句法擬老子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堯典寇賊姦宄左傳以亂天常太甲欲敗度縱敗禮
微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王制一道德以同俗康誥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尚書考異五

十六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周禮司刺一宥曰不識三赦曰蠢愚多士子惟率肆
矜爾非子罪又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又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曰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是皆無忿
疾之意然未嘗目之曰頑也目之曰頑者古文而已
周語富辰曰今以小忿棄之先正亦說其目爲頑民
之非有辨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于一人今改人爲
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濟也注若

乃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左傳魯以能忍爲國
忍其大不忍其小何居又古語忍之少時福祿無期
又曰忍事敵災星又曰忍過事堪喜洪裕寬綽足以
有容德之大也褊狹固滯其德貶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一道德以同俗上賢以崇德
簡不肖以紕惡命鄉簡不帥教者又曰大樂正論造
士之賢者以言于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
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
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弁于大猷惟子一人
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尚書考異五

七

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孟子曰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君爽其汝
克敬德康誥汝亦罔不克敬典勿替敬典王制命鄉
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
變移之郊之遂屏之遠方易曰允弁大吉詩匪大猷
是經盤庚惟子一人有佚罰古祝詞膺受多福呂刑
鰥寡有辭于苗

畢命

史記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漢律厯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
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洪範惟十有三祀召誥越若
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又上文云王朝步自
周則至于豐蔡沈曰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
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不知豐刑之言何所
道也今按蔡氏謂豐刑爲僞作者似矣然謂僞作者
傳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何所據而知之哉愚
則以爲豐刑先漢之僞書畢命東晉之僞書僞畢命
者以豐刑之年月可以欺人而用之其下文未妄而

修改之云耳

尚書考異五

六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

微子父師洛誥禋于文王武王太誥敷前人受命顧
命昔君文王武王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詩敷天之下
其句法蓋擬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君奭惟時受有殷
命哉多方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然周稱太師太保未
見有同殷稱父師者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
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
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改作左右字而君陳篇內又用其師保萬民一句又用茲率字詩綏萬邦克定厥家洛誥佻來毖殷大誥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又無毖于恤又天闕毖我成功所詩子其懲而毖後患僞作書者以後患指殷頑民也多士子惟時其遷居西爾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又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此于洛之事也商書密邇桐官周本紀武王曰母遠天室多士又曰移爾遐逝君陳弗化于汝訓今云式化厥訓成王初立時已遷殷民至康十二年方命畢公亦不止三紀矣世變風移四方無虞言殷民不叛也詩王心載寧皇明文衡載國初先正有辨頑民之說

尚書考異五

十九

道有外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襄二十九年叔向曰宋之樂其以宋外降乎檀弓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論語舉善則勸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同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商書古文方懋厥德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淮南子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於五者不能一

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周官又云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四世兼文王之世言之左傳子嘉乃績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襄十四年劉定公曰今予命女環下文弗率訓典又變茲率舅氏之典堯典曰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君陳畢命二篇乃因多士多方等篇故有忠殷遷洛之云而洛誥有周公在洛惟七年故君陳有懋昭周

尚書考異五

二十

公之訓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爾惟宏周公不訓今畢命又言祇命公以周公之事緇衣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表記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於淑即章好之謂別慝即慎惡之謂表其宅里如鄭康成後世稱之通德里之類左傳文六年君子曰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又曰告之訓典不用過行弗率而用弗率訓典蓋訓典在尚書當用而過行二字恐踵者得之也季孫蔣昭

公於塋外仲尼溝而一之此殊井疆於死者也命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右移之郊遂此殊井疆使不得
與善者雜處也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皆勸民之
政也左傳大國一圻即王畿之畿也王畿翼翼四方
之極則四海康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易曰不恒其德論語
辭達而已矣尚體要則不華靡矣畏政不純久異言
非體要漢書張釋之曰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
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辨無其實餘風尚存所當化誨
也

尚書考異五

五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
奢麗萬世同流

孟子仕者世祿禮記隆禮由禮謂之君子論語今之
狂也蕩國語蔑有德昭二十年叔孫昭子曰然則戴
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晉語叔向曰桓子驕
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卻昭子恃其
富寵以泰於國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
德也晉語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左莊
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天
道遠孟子天地同流

五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
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困周公^{有誥}殷多士之篇故言殷庶士庶士即多士也舊即舊染汚俗之舊昭元年子產對叔向曰子哲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下前此徐吾犯之妹美子哲盛飾入布帛而出又子哲疾子產數之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襄二十七年慶封之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又石碯曰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繼之曰放

尚書考異五

三

其心而不知求舍其路而弗由哀哉言人知心之爲心不知仁之爲心故名仁爲人心使人知仁之切於日用不可須臾放也今放仁而不知求是即放其心而不知求矣人知路之爲路不知義之爲路故名義爲人路使人知義之切於所行而不可須臾舍也今舍義而弗由是即舍路而弗由矣豈不可哀之甚哉蓋放心者放仁之喻猶舍路者舍義之喻匪即以心爲仁也若即以心爲仁是猶即以路爲義也以譬喻爲理可乎哉以喻爲理尚不可況直指譬喻爲真而忘其爲喻文理不貫而前後舛錯其爲不可也明矣孟子下文又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者亦接上文放仁而言也言仁猶心之切匪若
鷄犬爲外物之比知求外物之鷄犬而不知求切身
之仁不知輕重之類甚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亦承上文言求放仁而已矣匪直以譬
喻爲真而即謂之求放心也若以喻爲真而即以爲
求放心則文理不貫前後舛錯矣古人之文非若後
人之對仗下文止言求放心而不復言由正路者省
文也言此則彼可以類推矣是亦曰人有舍路而不
由者學問之道無他由其舍路而已矣是一貫也豈
可以譬喻爲真而即謂之由舍路哉作僞書者肆攘
無饜巧於蓋遮至此則忘孟子之上文而獨剽賊其

尚書考異五

三

下文放心二字又於孟子前篇閑先聖之道下文亦
有正人心之說又剽賊閑之一字綴以惟艱云由是
後世大儒雖英雄豪傑之士亦爲其所蔽錮皆以爲
眞求放心遂使孟夫子文辭前後乖刺分爲兩截此
不亦不善攘書兩截者之過也哉或曰吾子言孟子
之文不容兩截是也遂以古尚書爲攘孟子恐未必
然也然則吾子果何所據而決知其出於孟子而不
善攘哉曰其所攘者不一而止也曰稽於衆舍己從
人曰不虐無告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曰耄期倦
于勤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曰罰弗及嗣賞延于
世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曰

萬姓仇予曰鬱陶乎予心頗厚有忸怩曰成湯放桀
曰坐以待旦曰營于桐宮曰王祖桐宮曰任官惟賢
才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曰說築傅巖之野曰無恥
過作非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曰元后作民父母曰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曰厥
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曰獨夫受曰大告武成曰攻于
後以北血流漂杵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曰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曰所寶惟賢曰爲山九仞曰恭儉惟德
無載爾僞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曰萬世同流曰怵
惕曰格其非心其所壞者豈特放心而止哉惟放心

尚書考異五

三書

二字不顧乖刺孟子之本旨蒙蔽後儒之聰明吾是
以發其辯如此若夫洛水微子之類則蒐羅無遺所
以要信於後人非蹈襲之比但改竄易置穿穴之變
多時與孟夫子所引者相背而馳亦非復尚書之本
經其侮聖言而無忌憚者多矣仁人君子欲盡忠於
聖人而恢復乎本經者其精擇之哉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其何訓

庶士資富乃世祿之家而能訓之可以終其性命矣
蜀先主戒子曰惟德惟義可以服人周之訓丹書敬
義是也故今亦以德義承上文與蕩陵德侈滅義正

相反也不由古訓將以何者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

秦誓邦之杌隳邦之榮懷今約以邦之安危一句惟在茲殷多士考多士篇末言爾攸居至康王十二年命畢公保釐之時將四紀矣非止三紀而已猶以爲安危係之者僞辭也非康王之命也旣言世變風移矣又言餘風未殄自相矛盾者也殷之多士從武庚鄙我周邦曰予復之意正孟子所謂故家遺俗者故周公面命之辭則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又曰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又言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尚書考異五

五

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但言紂之無道自絕于天耳初未嘗言殷庶士之無禮蔑義且驕淫矜侈亂之本也其亡也無日周公何故與之言我小國敢弋殷命哉以周公面命之辭而較之東晉僞古之篇何啻雪之見覲不覺自消者哉且周公當時以夏之俊民比之至康王時已在四紀之後猶以自不式時大訓而謂之頑民何耶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洛誥多士多方所作皆周公爲遷洛之事也故曰克
慎厥始多方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故
曰君陳克和厥中君陳想齒德俱尊於畢公者故能
亂周而先畢然經傳別無明文其故何哉細考之以
既見聖弗克由聖惟周公可當聖字故以之繼周公
歟三后協心先後不同遠矣亦擬不於其倫者雖有
呂刑之三后可據然周公之勳莫之與京同列於稱
可謂不辭且畢公在焉而曰后曰協心曰道政曰澤
又賴及於四裔多福膺於在己似非所以命曾大翁
之禮也要之有類於晉時作文之體襄十四年劉定
公曰王室不壞緊伯舅是賴

尚書考異五

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
孫訓其成式惟乂

惟時成周即東郊之地也漢書建不拔之基詩令聞
不已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即是訓是行之謂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以世臣元老而戒之以罔弗克當盡厥心又戒之以
罔曰民寡當慎厥事又戒之以欽若先王成烈又戒
之以休于前政似非藐藐幼孫所以對曾大翁者之
言語氣象疑後世之強作解事者爲之不然何周公
謂之俊民而此篇直謂之頑民哉劉定公曰纂乃祖

考無忝乃舊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

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盤庚乃祖乃父又曰世選爾勞金縢成王曰昔公勤勞王家文侯之命有績予一人洛誥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詩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中庸續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惟予二字見顧命小子亦見顧命嗣守文武四字

尚書考異五

毛

亦見顧命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顧命曰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又曰其能而亂四方詩曰心之憂矣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又荀子君臣篇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而引詩曰不敢暴虎一節至如履薄冰老子若冬涉川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

子翼見臯陶謨及周書周語太子晉曰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今改作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凡劉

定公之言用之不一而止下文乃惟由先王舊典即
變茲率舅氏之典率乃祖考之攸行又用率字臯陶
謨勅我五典五惇哉堯典敬敷五教在寬左傳和民
則詩有物有則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書又言率
自中商書古文又言建中于民倪寬言惟天子建中
和之極

夏暑雨小民惟日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資冬祈寒小民
亦惟日怨上句多日字下句無資字鄭注雅書序作
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
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古文雅作牙資作咨連上
文無日字下句亦有咨字孔氏曰鄭不見古文尚書
老子爲無爲章圖難於其易漢書民以寧一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孟子作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然非若緇衣明言
君雅之篇則亦未知其在何篇孟子上文極論周
公相武王之事而引此書曰者竊疑其爲周公發非
爲君牙言耳詩敬明其德漢書奉若天道詩對揚王
休說命又曰對揚天子之休命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詩昔吾有先正又羣公先正君陳亦曰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臯陶曰念
茲在茲詩率由舊章乃祖見盤庚詩戎醜攸行文侯
之命用會紹乃辟康誥用康又民
而與罔命
史記穆王閑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
政作冏命周公作立政數綴衣虎賁知恤者鮮故此
篇特作命書致隆於陪僕誓御之臣故首以立政宅
丕后之文

尚書考異五

完

王若曰伯冏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
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康誥曰克明德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
后矣乾九三夕惕若厲孟子言周公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詩宣王欲早起問夜如
何其夜未央又夙興夜寐秦誓則罔所愆易無咎者
善補過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
咸休

詩昔在中葉中庸聰明睿知小序堯聞之聰明左傳
史克稱八愷齊聖廣淵微子之命乃祖成湯克齊聖
廣淵既全以與成湯今又分齊聖二字以言文武仲
虺之誥小大戰戰威懷忠良者孟子左右前後皆薛
居州也且夕承辟者有違即弼也出則警入則蹕起
居注漢書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落誥萬邦咸休易萬
國咸寧盤庚罔有不欽詩何用不臧

惟子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
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
不逮

尚書考異五

三

禮記引泰誓曰惟予小子無良顧命惟予一人釗報
誥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又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
武丁曰必交修予無子棄也賈子曰選天下之端士
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後文又曰太傅匡其不及周官又言有官君子史左
準繩周禮以糾萬民詩弗念厥紹宰夫八職一曰正
掌官灋以治要春官宗伯有車僕夏官司馬有大僕
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之類而正爲之
長大御中大夫周禮大御最長穆王欲伯罔正于羣
僕侍御之臣欲其率下也懋乃后德者詩方懋爾惡

仲虺之誥又言德懋懋官王懋昭大德伊訓方懋厥德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詩及爾同僚春秋傳同官爲僚王制簡不帥教者多
方簡畀殷命又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臯
陶謨巧言令色孔壬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友便
辟洪範人用側頗僻論語寧媚於竈立政庶常吉士
小人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
言所見皆正事王誰與爲不善不然反是

尚書考異五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
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又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儉人秦誓昵比罪人充耳目之官不慎簡乃僚也啓
迪在上以非先王之典以異端進者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
庶常吉士見立政又吉人之辭寡見易繫辭呂刑曰
惟貨此言不求吉人而惟求吉貨誠如是則曠官之
刺興矣大弗克祇者則漢法大不敬也酒誥越尹人
祇辟又曰惟民自速辜故曰惟予汝辜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欽哉正經屢見之臯陶謨予違汝弼洛誥汝受命篤
弼大誥弼我不丕基酒誥聰聽祖考之彝訓

尚書考異卷第五

光緒歲在闕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尚書考異五

三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提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尚書考異卷第六

旌德梅鶯

伏生所傳聖人之經為晉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者多矣此聖經之一厄也不可得而知矣猶幸徐廣司馬貞等諸賢人君子及唐人之正義略存一二尚可考者謹列於左

堯典

舜章百姓

司馬貞曰舜字古文尚書作平史遷作便此文蓋讀平為浦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舜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舜遂

尚書考異六

為舜章鄒誕生本亦同也

舜秩東作

司馬貞曰古文作平秩史作便程

申命羲叔宅南交

南交下舊有日明都三字鄭注云南交下三字

磨滅故以意補之也偽古文直無此三字偽孔

安國傳曰南交者夏與春交也司馬貞曰孔注

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嶠夷

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

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之地有名交

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無

疑也今按小司馬之辨極有功於聖經可見偽書僞傳私見妄削非出藏壁之實蔡沈不述鄭注南交下三字有磨滅之故及晉人任意削去之罪其頓忘伏生書之爲聖經甚矣罪豈肯災也邪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猶有磨滅之形跡僭號古文目爲藏壁者顧無三字之影響而乃挾以自是箝結後人之頰舌晉人何其僭而狠也哉蔡沈攘奪小司馬之注以作傳而不著其辭以康成注爲陳氏而不考其所由來又不知古文之非出於藏壁者不公不明真小黠而大癡者歟

尚書考異六

二

辯在伏物

大傳當如此司馬貞以爲太史公據之而作便在伏物晉古文作平在朔易今以上文例之知其如此

舜讓於德不怡

史遷怡作懌古文改不怡作弗嗣徐廣曰今文作怡怡即懌也司馬貞曰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說懌也又前納于大麓司馬貞亦譏孔注之非其尊信聖經真賢人君子之用心也何者作怡則下文受終文脉方可貫蓋心雖不安而不得已也若旣曰弗嗣而下文即曰受終

乖刺甚矣何先儒之不察邪又顧命王不釋古
文乃改作不憚

青災過赦

史遷亦同古文作青災肆赦鄭元注青災爲人
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則今文肆作
過無疑矣元注下句又云怙其姦邪終身以爲
殘賊則用刑之又襄九年晉居疾于虎牢肆青
圍鄭古文用此肆字

惟刑之謚哉

徐廣曰今文如此爾雅云謚靜也故史記作靜
司馬貞曰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卹

尚書考異六

三

謚聲近遂作謚也今按謚字誠聖人之言恤字
不過常人之見耳小司馬此言猶徇常情者也
或問何以言之曰言謚則恤意在其中言恤則
啟後世故縱之失

黎民祖飢

徐廣曰今文作祖祖始也史遷作始司馬貞曰
古文作阻饑孔氏以爲阻難也祖阻聲相近未
知誰得今按晉人因孟子險阻旣遠之阻而改
祖字後儒以爲出於壁藏而信之獨小司馬兩
存置疑不逞臆決不苟附和真篤信聖學之用
心也然則後儒者又小司馬之罪人乎

典樂教穉子

鄭元曰國子也司馬貞曰尚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穉胄聲相近馬亦曰胄長也則前漢僞古文已改此字矣不待晉人僞古文而後改也

皇陶謨

采政忽以出內五言

史記作來始滑尚書滑字作留音忽鄭元曰留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史記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

尚書考異六

四

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是也五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元以爲出納政教五官非也今按采者如古之諸侯采詩以貢於天子之采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采以考俗尚之美惡與夫政治之得失則其政其忽皆可以採取而分擇矣故曰采政忽晉人但見舜典有在璿璣玉衡之在字即以易伏生之采淺近平易而不艱澀矣殊不知惟其艱澀而難明也吾固以爲真惟其淺近而平易也吾固以爲僞而先儒不明真僞之過小屏棄聖經之

罪大矣

作繪

今文作繪馬鄭本皆如此古文作會蓋亦以其

古字通用而改之也

自我五禮五庸哉

馬本傳伏生書如此古文作有庸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馬本傳伏生如此古文上句威字作畏蔡沈依

古文而注云古文威作畏何其舛哉

奏庶根食鮮食

馬本如此注云根生之食謂百穀古文作艱食

尚書考異六

五

鄭元云稷教人種菜蔬艱阨之食則考之古文

宜用鄭本

禹貢

鳥夷皮服

天鄭元曰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古文作鳥夷馬

融王肅亦同作鳥則漢時僞者已改此字矣史

記作鳥

濟河惟沅州

鄭元曰言沅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史遷同古

文作沅

作十有三年乃同

馬鄭本皆作年古文作載鄭注古文今文並是樂
厥土赤識墳鄭注古文今文並是樂

填鄭作識徐鄭王皆讀曰熾古文作熾與馬本

至同鄭注古文今文並是樂

彭蠡既都鄭注古文今文並是樂

鄭元云南方謂都為瀦則是水聚會之義史遷

作都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瀦則亦因鄭注而

林改是字也

瑤瓊篠簜

馬本如此韋昭瓊音貫古文作琨鄭注古文

均于江海

尚書考異六

六

鄭本作松曰松當為汭馬融作均史記同古文

尚書作汭亦因鄭元讀而即改之也雖似吾甚

以為不可也

杮榦栝柏

杮古文作榦榦本又作幹鄭注古文今文並是樂

導聞及岐南鄭注古文今文並是樂

馬本如此古文作岬

至于階尾

漢書作橫尾鄭注古文今文並是樂

榮播既都

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榮波此及今文並云榮

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榮是澤名故左傳云狄人及衛戰於榮澤鄭元云今塞爲平地榮陽人猶謂其處爲榮播今按小司馬之說援引精當信而有徵可見古文之擅改今文與土風自來相傳之稱謂悉不合矣先儒素以經學自負者其能免於不克傳疑之失乎馬鄭王本皆作榮播和夷底績

和又作蘇鄭云讀曰恒音恒三百里納結服

結本或作楷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鞞

甘誓

尚書考異六

七

天用巢絕其命

馬本如此玉篇子小反古文作勦

盤庚

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馬云不云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則馬氏猶未嘗分爲三篇從伏生舊也鄭元云盤庚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史記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則史遷鄭元皆已依先漢古文也

小序將始宅殷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東誓云尚書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
殷實與古文不同也孔穎達云孔子壁內之書
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
亳字磨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
高宗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
見壁中之書妄爲說耳今按晉人以亳殷爲一
在河南東皙以殷在河北與亳異穎達篤信晉
書譏彈束皙然束皙之言得之而穎達非也
若顛木之有由枿

馬云顛木而禘生曰枿晉古文作藥說文作櫛
由說文作粵

尚書考異六

不昏作勞

馬本晉古文同鄭本作昏勉也

子不掩爾善

掩本又作弇

誕告用單

馬云單丁但反誠也晉人作亶

高宗彤日

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高曰彤夏曰復胙

西伯戡者

晉古文作黎伏生尚書大傳作者戡說文作戡

微子小序

立

殷既錯天命

馬云錯廢也

用父稠斂

馬云稠數也鄭本晉古文作讐

自清

馬云潔也晉古文作靖

牧誓

說文牧作坻音母

千夫長百夫長

鄭元注師帥旅帥元意以周禮二千五百人為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

尚書考異六

九

百人為卒卒長皆中士晉人修之曰師帥卒帥

可見非先漢孔安國矣

弗禦克奔以役西土

馬氏曰禦禁也役為也晉人作逆

洪範

明作哲

孔穎達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

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晉人偽傳云照了也

亡侮熒獨而畏高明

馬本如此晉人作無虐畏鄭音威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穎達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
孔傳亦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曰哲時燠若

古文無不賢二字

今按詩小雅或哲或謀作哲爲是但伏生晉人
本皆作哲音制以照哲釋之惜乎蔡沈之不能
存疑也

曰舒恒燠若

晉人作豫鄭王本皆作舒鄭注舉遲也王肅云
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爲遲惰也下文急鄭云急
促自用也

旅葵小序西旅獻葵

尚書考異六

十

馬云作豪曾豪也鄭云葵讀曰豪西戎無專屬
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
周也孔穎達譏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金滕小序

王鄭皆云滕束也鄭又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
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
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武王有疾不豫

馬本如此爲古文無不豫二字

王有疾弗豫

豫本又作忤

植璧秉珪犬

晉人傳云植置也孔穎達曰鄭云植古置字故云置也

惟爾元孫某

晉人傳云元孫武王也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孔穎達曰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不解諱之意鄭元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

尚書考異六

十一

我之弗辟

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晉人傳云辟法也以法治三叔也

對曰信噫

噫馬本作懿猶億也

惟朕小子其親迎

馬本如此晉人作新逆

盡起而築之

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鄭王皆云拾也孔穎達曰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本拾下禾

無所亡失

大誥小序

賈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
昔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臣矢誓也其意
或然但君爽康誥與召公康叔語其辭亦甚委
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複也管蔡導武庚為
天亂此篇略於管蔡者蓋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
武庚罪耳誥本亦作宰

三監及淮夷叛

鄭云三監管蔡霍也晉人傳云管蔡商蓋見大
誥一篇專為殷小腆而誥故改之如此非晉人
之偽傳而何然鄭之說自有孟子監殷可證偽

尚書考異六

十一

傳非是

大誥繇爾多邦

馬本如此晉人作猷大誥爾多邦鄭王本猷皆
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
依此作大誥其書亦猷在誥下

天降害于我家弗少延

馬本如此晉人害作割弗作不延字讀屬下句
馬鄭皆以延上屬為句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弗肯構厥考
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搆
矧弗肯獲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定本肯構肯穫之上皆有弗字晉人刪去鄭王
本於肯構之下亦有厥考翼一經晉人刪去孔
穎達曰治田作室爲喻旣同故以此經結上二
事取喻旣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
謂其有脫而妄增之孔穎達旣逞其臆見如此
蔡沈略不置思而卽從之遂使聖人之經爲晉
人所塗抹者凡一十有四字嗚呼惜哉吾嘗反
覆讀之反覆思之伏生之書誠出於壁藏而晉
書之僞自不可蓋也夫作室必由堂而後構治
田必由耨而後穫旣不肯堂構於何所旣不肯
播穫於何物未有不克堂而猶可望之以肯構

不肯播而猶可望之以肯穫也故當依定本肯
構肯穫之上皆有弗字然後爲是其辭氣不可
斷絕與厥考翼一經相爲唱和故此一經決不
可少乃聖人之本經穎達以爲先儒之妄增則
非矣晉人不知全章之大勢錯認乃字與矧字
若相唱和其意以爲堂播之始者輕者尚不肯
爲况構穫之終者重者其肯爲之乎如此則二
句辭氣雍容可以暫歇故直削去厥考翼一經
而不顧也殊不知聖人之本經若曰乃旣不肯
堂矧又不肯構則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
基者乎言必不以不肯堂不肯構者之子爲有

後不棄基者也下條亦然此其辭氣安可妄削哉疏家專門黨同伐異不足責也蔡沈游於文公之門所當虚心平氣發潛經之幽光然後爲有功於文公今晉人曰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則諾古文出之壁藏定爲五十九篇則諾如此等處直削經文蒙蔽後學皆其大者茫不知覺是其胸中憤憤亦已久矣吾請有以曉之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凡三用汝不共命以上二汝不共命爲後儒妄增可乎此猶其在夏書者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在夏書者尚書考異六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凡一用夫子勗哉二用勗哉夫子上二句爲後儒妄增又可乎此猶其在誓言者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凡兩用今時旣墜厥命不可以爲重複而當削一句也又其下文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則其言之重複殆有甚焉若曰夏殷二事立言也同但以後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結上二事可矣則其侮聖言也豈不甚哉何以異於是

洛誥

乃洪大誥治

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未聞其文

酒誥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馬本如此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

尚書考異六

五

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即牧養之地朱子嘗曰漢儒釋經之例多曰未詳有曰未聞孔安國句句要解過獨與漢儒異殆謂此等處也成王二字馬氏特曰未聞疑之而不敢刪晉人直刪二字正猶論語之雖少必作直改之爲坐子樂直改之爲曰非不可者但以爲尊信論語則亦妄人而已矣蔡沈親炙朱子言諄諄而聽藐藐亦爲不善變矣孔穎達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

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
長骨節成皆爲妄也穎達言三家謂習歐陽大
小夏侯三家者也穎達專門凡與孔安國異者
皆譏爲妄言耳今按成王二字見篇中自成湯
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云助成王德顯故於
篇首即言以古先成王之道戒之云耳晉人不
知此義而刪去者非也

杼材

馬氏曰古作杼字治木器曰杼治土器曰陶冶
金器曰冶晉人於上篇成王字因馬氏以爲後
加直刪去況今馬氏有古作杼之言乎

尚書考異六

十六

皇天旣附中國民

馬本如此晉人作付

召誥

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

讐或作酬

洛誥

戊申王在新邑

馬本與晉人如此點句鄭云王在新邑烝祭句

多士

非我小國敢翼殷命

馬本如此晉人作弋義同鄭元王肅本皆作翼

注亦云取也鄭云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爾殷
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屑有辭

馬本如此時字絕句屑過也晉人作佚又作侑

無逸

儼恭寅畏

馬本如此晉人作嚴

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

馬本如此俾使也晉人俾作卑

自朝至于日中昃

本亦作仄

尚書考異六

七

君奭小序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

馬鄭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名晉人云保太保

師太師也

迪見勗聞于上帝

馬本如此勗勉也晉人作冒

多方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

馬本如此攸所也晉人作迪

因甲子內亂

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

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晉人僞傳
曰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正義
曰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
而爲亂行

爾罔不克剿

馬本如此晉人作泉

賄息慎之命小序

息慎來賀

馬本如此晉人作肅慎

王俾榮伯

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尚書考異六

六

顧命

王不釋

馬本如此注云疾不解也晉人作憚蓋用史記
舜讓於德不憚之文其意以爲彼作弗嗣而此
用不憚則於文意兩得其當可以易伏生本經
而無疑也然而愚則以爲於此文意兩失其
當顧乃以之易伏生本經斯其所以爲無忌憚
之尤者也

洮頡水

頡說文作洮云古文作頡說文之所稱古文者
謂馬鄭等所傳者

憑玉几

說文憑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

在後之詞

馬本如此云共也晉人作伺

成王崩

馬本如此注安民立政曰成晉人無成字

四人騏弁

馬本騏青黑色也晉人作綦從鄭王本也鄭元

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

王三宿三祭三詒

馬本詒丁故反奠爵說文同字亦作宅晉人作

尚書考異六

十九

咤王肅亦以咤為三奠爵鄭云徐行前曰肅却

王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康王之誥小序

正義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

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寘命

以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

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

義也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

馬本如此晉人無成王崩三字

王若曰

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
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呂刑

鳴義姦宄

父馬云鳴輕也義本亦作誼

皇帝

古文作君帝孔穎達曰君宜作皇後又曰君帝

帝堯

折民惟刑

馬鄭王皆音惹馬云智也

于有邦有土

尚書考異六

馬本如此于於也晉人作吁

惟貨惟求

馬云有求請賂也晉人作來

文侯之命小序

王賜晉文侯

馬本如此晉人王上有平字賜作錫

父義和

馬云能以義和諸侯本作誼鄭元讀義爲儀儀

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費誓

東郊不開

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闕

秦誓

惟截截善偏言

馬本如此云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晉人作諷音辨

尚書考異卷第六

光緒歲在闕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尚書考異六

三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